

百年后全线又通水，大运河再润沧州城

本报记者李凤双、范世辉、王民、骆学峰

4月28日，京杭大运河全线通水，这是百年来京杭大运河首次全线贯通。

大运河纵跨南北，如巨蟒舞大地，蜿蜒曲折3200公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曾经，皇帝借此乘船巡幸，民众依其航运谋生，运河两岸景点星布，文人墨客书画诗咏。大运河，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传说。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被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运河始开于公元前486年，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地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历朝历代修筑运河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国家的运输需求，在发挥了政治功能的同时，又极大地促进了物资和商品的贸易。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历史上是沟通我国南北的大动脉，进入20世纪后，京杭大运河停止漕运，一些河段淤塞不通。新中国成立后，黄河以南的运河河段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河以北的运河河段得到一系列整治，但是京杭大运河一直不曾全线通水。

而今，古运河新貌。随着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行动深入开展，大运河再现生机。

阳光和煦，波光粼粼，野鸭游弋……在河北沧州段，一幅“丰草繁花碧水流，河曲千载济沧州”的亮丽画卷正徐徐展开。近三年来，超5亿立方米的黄河长江生态补水，再加上去年夏天的几场透雨，使沧州境内多处断流几十年的河段恢复了往日生机。

沧州有1500余年建州史，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宋末元初的时候，沧州运河沿岸经济繁荣，有“小燕京”之称。宋代诗人孙洙夜过沧州曾作诗：“长河日暮乱烟浮，红叶萧萧两岸秋。夜半不知行近远，一船明月过沧州。”作为沧州的母亲河，大运河在这里流经8县（市、区），绵延215公里，沿途遗迹分布众多，河道保存完好，最能代表北方运河原真性。

近年来，沧州市以河为线、以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全域统筹大运河文化保护带、生态景观带、全域旅游旅游带、乡村振兴产业带建设，使古老母亲河再润沧州。

保护：让文物讲述历史

东汉末年至今，大运河沧州段各年代文物沉积，古迹散布。乾隆三次下江南“乘船巡幸临捷地，碑文御书留人间”，如今的御碑苑景区就是因乾隆御碑而得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印度籍专家莉玛·胡贾女士曾感叹：“沧州段大运河具有里程碑式沧桑的美！”

“九龙十八弯”是人们对南运河河道原生形态的形象描述。沧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文旅服务中心孙健说，大运河沧州段利用自然和人工弯道减缓流速、降低堤坝受力，从山东德州四女寺枢纽至沧州连镇谢家坝直线距离为52公里，大运河流经88个弯道后，距离延长至94公里，流速大大减缓，体现了前人“三弯抵一闸”的水工智慧。

尽管如今，仍有险段。历史上，东光县连镇的谢家坝曾多次决口。清康熙年间，连镇谢氏乡绅捐资，组织人力用糯米熬浆，加灰土、泥土混合筑堤，故名谢家坝。如今，站在谢家坝坝顶俯瞰，200多米长、5米高的坝体安静矗立，虽然坝体上河水冲刷的痕迹痕迹清晰可见，但仍给人一种坚不可摧的“气场”。谢家坝作为京杭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早在2012年就得到修缮保护。

谢家坝旁的展馆内，一个微缩的糯米坝模型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这是柏木桩，



▲沧州市区段大运河景观带景色（2021年7月6日摄）。

本报记者骆学峰摄

上面铺毛石，再往上是夯土层，糯米坝不怕水，越泡越结实。”讲解员说，“谢家坝筑成后，这段运河再没有决堤，古代劳动人民为世界水利贡献了中国智慧。”

大运河沧州段沿线共有物质文化遗产176处，其中中国保单位8处、省保单位8处。沧州市对运河两岸文物建立保护名录，开展了运河标注行动，除连镇谢家坝，还对泊头清真寺、吴桥澜阳书院、青县给水所等重点文保单位进行了保护性修缮。运河沿岸“散乱污”企业全部清零，核心监控区400多个村全部实现生活污水管控。

历史上各朝代常年治水，让大运河利民、免生水患。大运河与捷地减河交汇地，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水利枢纽，用来调节丰水期大运河水量。明弘治年间在减河口上建设桥闸，“龙骨石”至今整齐可见；清乾隆年间改闸为坝，皇帝三赴沧州亲力亲为，以诗文记录在御碑上，依此建设的御碑苑景区成为大运河的核心景观；民国时期捷地分洪闸启闭机全部采用德国设备，虽闲置多年，仍能灵活运行。如今，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文物遗存依次叠加，保存完好，把前人变水患为水利的决心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随着文物考古活动的深入开展，一批珍贵文物也展现在世人面前。2021年1月，大运河泊头市区段清淤时，一艘长约15米、宽约3米的明代货船重现天日。同年底，沧州市区紧邻大运河一处工地又发现一艘宋金时期沉船，发掘出土了陶器、铜钱、瓷器和石锺等物品。据2006年河北省运河文物资源调查，大运河沧州段共发现沉船点27处，均在现河道内，年代从宋金至民国，所发现的多数是运输瓷器、食盐、油、粮食等载重货船。沧州市将在运河边建设一座古船博物馆，让沉船拥有永久栖身之所。

沧州市博物馆中的“河北大运河文化展”特色鲜明，馆藏丰富。1973年市区张家坟村出土的明代高官瓷碗、1998年东光县金代沉船出土的一瓷瓷碗、2001年文庙东金街出土的瓷器、市区运河东岸出土的“丰收馆”字款组瓷……一件件数百年前的文物，记录着沧州运河文化的繁荣，不少参观者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传承：将记忆映入眼帘

北魏熙平二年（517年），沧州建州，命名为沧。明洪武二年（1369年），沧州州治移至长芦镇，也就是今天的沧州市区，海盐漕运造就了沧州500年繁荣。曾经出土宋金时期沉船的地方叫南川楼村，距离运河只有几十米，在宋代是繁华的运河码头。南川楼村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明代这里有一座南川楼。沧州市运河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文物保护工作的孔德轩介绍，南川楼是运河名楼，1532年由长芦盐运使郭五常主持建造，这座官办建筑只延续了100多年，在清初的战火中便夷为废墟。关于南川楼的记载，史料中只有寥寥数语，它的样貌也只能在文人墨客的诗句中大致构想。但南川楼作为地名、村名一直沿用至今，是老沧州抹不去的历史记忆。

过去的南川楼村是典型的城中村，房舍破旧，街道狭窄，私搭乱建普遍，村子仿佛迷宫一般。2021年，南川楼片区拆除了826户民房，居民全部安置到楼房，取而代之的是复建的南川楼和朗吟楼。新的南川楼四面出抱厦，重檐攒尖顶，珠帘画栋，飞檐翘角，游粉贴金。距离它200米之遥，新的朗吟楼也拔地而起。史料记载，朗吟楼建造于明嘉靖年间，存续于清道光时期。两楼依偎在大运河臂弯，像两位返老还童的长者，诉说着往事，乐享着新生。

大运河畔，还有不少静默“讲述者”传承着记忆。在南川楼片区，始建于1921年的面粉厂小楼，见证了民族工业的黄金十年，也经历了日本人的轰炸霸占；1940年建设的津浦铁路给水所和日本人移栽的杨树，目睹了侵华日军南下的铁路；20世纪50年代初建设的沧州地委小剧场，仿佛还洋溢着新中国红旗下的欢声笑语。“这些辉煌过去、灰暗的伤痛、红色的印记都值得保留。”孔德轩说。

北方运河亦有江南风韵。与南川楼隔河相望的“几”字弯百狮园里，有两座江南风格的建筑——沧曲书舍、荷悦轩茶室，它们被易地保护建在这里，穿越但不违和。沧曲书

舍打造者杨丽勇介绍，两座清代建筑来自江西、浙西，在原址时已老旧不堪，古建非遗传承团队将能利用的梁、柱、砖、石等建筑构件一一编码、绘图，长途跋涉运到沧州，在保护的基础上完整复原，原本被废弃的300年古宅在沧州大运河畔重获新生。

历史上，沧曲书舍真实存在，因建在运河之曲而得名。明代户部尚书张缙曾任沧州知州，免职后举家定居沧州城，去世后葬在运河几字弯，即现在的张家坟。清雍正三年（1725年），张缙的七世孙张延绪用自家别墅创办沧曲书舍，“南北名人，声应气求，极一时之盛”。据民国《沧县志》记载，后来“张氏式微，舍址已变为民居，犬吠鸡鸣，炊烟荒陌而已”。

复建的沧曲书舍为南方典型的三进、六天井设计，舍内景观以“沧曲十六景”为主题，重现古代沧曲书舍“紫芝春茂、池荷夏媚、篱菊秋芬、沧松冬荣”之美。今天的沧曲书舍成为沧州市市民网红打卡地和文人墨客会聚场所，曾举办多项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

在孙健看来，从古至今，运河两岸的人间烟火、枣粟之饶，名扬海内外的吴桥杂技、沧州武术，以及当年由运河往全国各地的长芦盐、泊头梨、沧州酒、御河粮、金丝枣等，无不演化为一种记忆与传承，滋养一方精神，推动城市发展与繁荣。

利用：把运河还与人民

古老的运河滋润了两岸土地，养育了历代百姓。明清时期的沧州是运河沿岸重要的商业中心与漕运码头，也是清代雍正以前北方最大的盐运码头。古沧州运河帆樯林立，船只穿梭，百物聚处，客商往来，不分昼夜。明朝嘉靖、万历时期，泊头“通两京津要，夹河居者万余家，军民杂处，商贾辐辏”，成为沿河巨镇。

历史上，大运河也有数次干涸，曾有诗曰：“水涸大旱，民生灾难。无粮充饥，以人相餐。”

而今，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的指引下，古老的母亲河再次用一河清水润泽了两岸百姓。

大运河在沧州市市区至城区南部红红河口湾处的南北直线最短距离仅160米，运河实长却近2000米，形成一处独特的“Ω”形大弯。4年前，这段河道里杂草丛生，坟冢座座，苗圃、鸡窝等私搭乱建非常扎眼。市民陈立新是大运河畔的老家旧户，他说：“过去，河堤路较窄，周边分布着居民区、菜地、饭店、集市，环境脏乱差，到河边遛弯这样的事，根本没人想。”

2018年，沧州市在大运河“Ω”形大弯3.61公里河段实施环境卫生清理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位于河道内的5个村庄以及近岸具备条件的村庄、机关单位和附属设施分批次全部征拆。通过河道清淤、堤岸加固、垃圾清理、拆迁拆违、生态修复等工程，对原有河滩荒地、废弃建筑进行清理整顿。

目前，河滩荒地已摇身成为运河公园。沧州市大运河文化发展带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范宝泉说，总面积1200亩的运河公园完整保留了原有地形地貌和3000棵树木，他们利用河道清淤产生的土方打造微地形，大面积铺设草皮，供人们游憩。同时，沿路布设景观照明灯、垃圾桶、导视牌、售卖亭、移动式厕所、管理用房等设施，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游憩需求。运河公园还可用于展览展示及举办大型活动，或者用作城市避险场地，实现多种功能。

站在横跨运河的九河路大桥上眺望，一片依托运河建设的开阔绿地镶嵌在城市“中轴线”上。自2018年运河公园建成开放以来，这里成了市民们的乐园。老人在步道上遛弯，孩子在草地上嬉戏，年轻人慢跑健身，还有新人拍摄婚纱照，这里成了群众亲近自然、感受运河的“人气场所”。

美好的环境要人人共享。住在“Ω”形大弯附近、只一河之隔的新华区部分市民反映，到公园遛弯需要绕道很远，能否在运河上修建一座小桥？建设部门充分听取意见，在不影响运河输水、行洪的前提下，很快修建好一座临时浮桥。

“把运河还与人民”“倾听群众呼声”，这是近年来沧州市统筹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一直秉持的理念。运河公园位于中心城区，三面环水，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寸土寸金，被许多企业和地产商看中。但是，沧州市不为一时利益破坏滨河生态空间，坚持在“黄金宝地”上建设生态绿地，拟将主城区大运河两岸12平方公里范围全部划入城市绿线，强化生态管控，这一保护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七分之一以上。

水是运河的灵魂。为了实现“水天相依、游船如梭”的运河风采，当地积极实施上游引水，2021年共引黄引江水1.8亿立方米，加之充分利用雨洪水为运河补水，实现了全线有水。

在沧州市区，大运河自南向北穿城而过，处于绝对的“C”位，沧州的城市规划建设也以运河为中轴展开。去年，市区种植乔灌木3万余棵，在运河东西两侧形成开花散叶的鱼骨状运河绿廊空间，促进了河城共融。今年秋天，占地4000亩的河北省园博园即将开放，沧州大化工企业进园、大运河非遗展示中心、沧州坊南街、13.7公里长的生态廊道等一批人文生态景观届时将亮相，一届“大运河上的园博会”被万众期待。

与此同时，沧州市全域打造“蓝绿交织、林水相依”的运河生态，在运河沿线可视范围内开展绿化提升，能绿则绿、应绿尽绿，围河流径的8县（市、区）308公里堤顶路全面实现硬化。蜿蜒运河宽路依，绿树红花微风习，人们三五成群，或骑行，或散步，听水声，赏美景。运河两岸，到处是河与人和谐共生的图景。

（上接14版）谢灵运的诗歌有什么特色？谢灵运的诗喜欢刻画山水的形貌，从外表的形状来描写。我们说过写诗有两种情况，《文心雕龙》之《物色》篇讲到“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外物的景色的变化，使你的内心随着它变化，你的内心有一种感动，内心的感情有一种活动。谢灵运的诗有时只刻画山水的外表，不表现“心亦摇焉”。我们之前举了他一首诗《登池上楼》，重点是要说明谢灵运的对偶，一个是天上飞的鸿鸟，一个是山谷里潜藏的蛟龙，用这两个做对比，说明了对偶，可是我没有说明谢灵运的刻画。

孟浩然这个人这么复杂，杜甫说他是“往往凌鲍谢”，今天我要说明孟浩然，说明中国诗的源流跟影响，所以我们要简单地看一下谢灵运是怎么写山水的。我们来看谢灵运的一首诗《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我们没有时间讲全诗，只请大家看一看谢灵运写景物的句子。“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沾。迢迢倦陵陬，迢迢陟陵岵。”你看写景的时候他不直接表现他的感动，看到他在山里边走，那山岩下很多云气忽然间聚拢在一起。“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沾”，花上有露水珠，“沾”是露水珠闪动的样子，岩下的白云正聚在那里，还没有散开，花上的露水也没有干，还在闪动。“迢迢倦陵陬”，“迢迢”是曲折，在山里走得曲曲折折的，我走的地方靠近最窄小的路，“隈”是山谷之中

很狭窄的小路。我说我走“迢迢”，我走得很远，“陟”是登高，登上了最高最危险的山岭。“蘋萍泛沅深，菰蒲冒清浅”，看见水里有“蘋萍”两种植物，“泛”是漂浮，在深水之中随水波动的样子；我还看见“菰蒲”，也是水里面的两种植物，“冒”是从水里面长出来，从浅的水中长出。深水上面飘荡着的是“蘋萍”，浅水之中长出来的“菰蒲”。他写的都是外表，这里面有感动吗？没有。这是谢灵运写景的一个特色，但他不是不写感动，他要把景物跟感动分开，写景的时候就写景，下面再写他的感动。“振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这就是他的感动。这个感动我们今天不讲，我们只是讲谢灵运写景物的诗，有的时候是刻画形貌。你一定要记住一点，中国写山水田园、写大自然的诗人关于景物的描写有两类，一类只是刻画外表的形貌，另外一类是写山水给诗人的感发。

谢灵运写山水都是写山水的形貌，不写山水的感发。可是孟浩然不然，他既有写山水形貌的一类诗，也有写山水感发的一类诗。哪类是写山水的感发？《早寒江上有怀》，就是山水自然的感发。

孟浩然写景的诗有两类，那么言情的呢？也有两类，有的时候是直言的叙写，有的时候是结合兴象。什么叫结合兴象？象就是意象，用意象传达一种感发，跟山水的感发、言情的兴象结合起来。所以孟浩然的诗歌内容从生活的阶

段来分，有三种不同的感情，从闲适的隐居，到追求仕用，到晚年失志的悲哀。言情跟写景这方面也有不同的风格的表现。写景有的时候刻画形貌，有的时候写山水的感发。言情有的时候直言叙写自己的情意，有的时候就结合了山水的感发。

他的《望洞庭湖上张丞相》，前面写山水，有他浑成高远的那一面，后面言情他就直接地说了。“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洞庭湖这么广阔，我想要“济”，“济”就是渡过。可是这个济渡有两种情形，一个“济”是追求自己的成功，我要渡过去。另外还有一种“济”，“济”可以是以救济天下，把自己的成功跟救济天下的理想结合起来。我何尝不想追求仕用的成功，不想完成我的理想呢？“欲济”，可是没有人给我一条船、一双桨，“舟”是船，“楫”是划船的桨。我没有办法，没有人给我以援手，朝廷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官职做，让我实现我的政治理想，我“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端居”就是坐在那里不动，你叫我什么都不做就白白地过日子，我觉得可耻，特别是“圣明”，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如果是乱世你可以不做官，诸葛亮当时不肯出来做官，说是“苟全性命”，而且保全性命。可是孟浩然早年在玄宗“开元之治”的时代，所以说我出来不出来工作，每天把生命都耗尽了。“坐观垂钓者”，我坐在旁边，我自己没有动作，我自己没有完成，看别人钓鱼。

“徒有美鱼情”，我也羡慕人家怎么抓了这么多鱼，我一条鱼都没有抓到。所以他就把求仕的心情，直接地写出来了。

有的时候他不直接写，《早寒江上有怀》开头说：“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前面四句写得非常好，真是兴象，真是情景交融。“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这是写景，但是写的中间有感发，不像谢灵运写得很美，但没有内心感发的活动。哪个诗人写景物有感发，哪个诗人没有感发，从哪里看出来？从他怎么样说话看出来。“木落雁南度”为什么就有感发？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做《淮南子》，上面有这么两句说“木叶落，长年悲”，这个木指的是木叶，不是通常说的木器的木。中国古代说“木落”这个“木”指的是木叶，就是树叶，所以“木落”就暗示了一种感发，有一种潜在的效果。我们上次讲过陈子昂的诗“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杜甫怀念宋玉的诗说“摇落深知宋玉悲”。所以“木叶落，长年悲”，传达的是那种摇落的悲哀。“木落”是他自己的生命走向衰老的摇落的悲哀，所以他的感发是藏在里边的。“雁南度”有什么暗示，有什么样的理想？因为雁是来往自由的，雁可以向南飞。而孟浩然在旅途之中，远离他的家乡襄阳，雁都向南方飞了，我什么时候能回到南方的故乡去？所以“木落雁南度”，他晚年的生命落空的悲哀，他

漂泊的离家在外的悲哀，都在这五个字里表现出来，含蓄在景色里面。何况现在呢？他说“北风江上寒”，早寒差不多在九、十月之交，晚秋初冬之际。中国人说九月、十月是要准备寒衣的季节，你要准备冬天过冬的衣服，有家的话，你的家人就给你准备寒衣了。所以说“寒衣处处催刀尺”，这是杜甫的诗句，应该说应该做寒衣了，你到处都听到剪刀和尺的声音。可是孟浩然一个人这么贫穷，流落在外，没有寒衣，所以“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这一个“寒”，表现的是身心两方面的孤独。

我们讲孟浩然的诗，大家可以看出来，孟浩然这个人，可以说是仕隐两失。唐朝的诗歌，“仕”还是“隐”，是他们的一个情结，是他们内心最关切的问题。我们从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诗，讲到对“仕”“隐”的不同态度。而孟浩然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态度，以他的天性应该是适合于隐的，他早年也安心于隐。可是中年以后，一方面是生命的落空，一方面是家境的贫穷，所以出来求仕。他出来求仕的时候，就把他原来隐居的那种闲适的、安逸的、自得心境给破坏了。可是，他求仕又没有得到，仕和隐都完全落空了。所以，孟浩然是来往自由的，雁可以向南飞。而孟浩然在旅途之中，远离他的家乡襄阳，雁都向南方飞了，我什么时候能回到南方的故乡去？所以“木落雁南度”，他晚年的生命落空的悲哀，他

（未完待续）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诗教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项目编号：18@ZH026）的成果之一。